

# 论古意诗

郭晨光\*

**〔摘要〕** 齐梁后,古意诗大量出现。“古意”不仅指题材内容的古人古事,也指诗歌形式、体制上仿效古诗和乐府。古意诗来源于代表寒庶诗风的陶渊明、鲍照的《拟古》之作,是其在齐梁的新发展,也反映了当时文学士庶文学合流的倾向:将士族文学倡导的高雅修饰性的语言结合注重抒情、语言通俗的汉魏寒素文学以及当下民间的新声杂曲。古意诗常用作乐府体,并不严格遵循、勾连古题、古辞,或只赋写古辞之题面,且题目异名现象普遍,有些与徒诗界限不明。古意反映了当时的精英对继承文学传统,将这种精巧结合古典资源、现实政治以及具体情事,考验作者构建文本的复合行文能力,有规范诗学的意义。

**〔关键词〕** 古意;《拟古》;乐府古意诗;文学精英

古意诗产生于南朝。据现存文献,有颜竣《淫思古意》,鲍令暉《古意赠今人》,王融《古意诗二首》,萧衍《古意诗二首》,范云《古意赠王中书》,江淹《古意报袁功曹》,沈约《古意诗》,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古意诗二首》,王僧儒《古意诗》,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刘孝绰《古意送沈弘》,萧纲《和湘东王古意咏烛》,萧子范《春望古意》,萧绎《古意诗》、《古意咏烛诗》,何子朗《和虞记室寄古意》,王枢《古意应萧信武教》,颜之推《古意二首》等<sup>①</sup>,涉及赠答、唱和、应教等,题材大致分为边塞言志和相思闺情。颜竣、鲍令暉为宋末人,其余均为齐梁人,学界对古意诗的研究,如认为“‘古意’诗只是借用古诗题材或某些句调,至多是某种情景模式,没有晋宋拟古诗的辨识和仿效古人诗体的原始意义……”<sup>②</sup>有关古意诗风行的背景,“古意”除了指题材,是否涉及诗歌体式?古意诗与拟古诗、古意乐府诗与文人拟乐府之关系,古意诗反映的当时文学精英的文学观念,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延续等,仍有较大欠缺,本文从这些方面予以较为实在的阐释考辨。

\*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讲师,100875。本文系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汉魏六朝杂体诗研究”(2017T100044)阶段性成果。

①诗题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为准。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其一标题异文作“古意”,情况特殊,下文再论。

②葛晓音:《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1页。

## 一、古意诗风行之背景

首先,齐梁以后,社会阶层的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士庶之间的矛盾趋于平缓。梁武帝对教育和官员选拔体系进行了改革,如“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隗才,不限人数”(《隋书·百官志上》);五年《叙寒门儒诏》使“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武帝中》)。这些政策对寒庶士人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像宋、齐士庶激烈斗争的现象,在梁代史料中就很少见到。反映在文学接受上,士族在崇尚修辞辞藻的贵族化文学的同时也不排斥注重抒情、语言通俗的汉魏寒素文学。文人较多继承了汉魏五言诗和乐府中边塞言志和征夫思妇的两大题材,以及更多吸收了当下流行的底层文学(如江南的新声杂曲)的新精神。

其次,与齐梁人日渐明晰的“古”、“今”文学意识有关。《宋书·乐志》录“今鼓吹铙歌词”《上邪曲》四解、《晚芝曲》九解、《艾如张》三解。沈约《宋书·志序》:“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已意识到古今曲辞的不同。在《艾如张》三解后列何承天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暗指刘宋后曲辞为今。《古今乐录》以梁陈宫廷音乐演奏状况为“今”,描述古、今音乐的发展流变。《隋书·经籍志》载当时标题带有“古、今”字样的总集大量出现,如《古乐府》八卷、《古歌录钞》二卷、萧统撰《今诗英》八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等。《玉台新咏》收江淹诗八首,标为“江淹古体四首”和“江淹四首”,以古体区分,暗指其作品有古今之分。当时诗歌评论也多用古今对比,如范云赞何逊诗:“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南史·何逊传》)“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萧纲《与湘东王书》)由于永明体的流行,齐梁诗俨然分为古、今两流,古意诗反映了对古今不同文学风貌的认知。“梁代文坛出现了代表当时文艺界主流的‘近世’文学之五言诗的重要选集,而在此之前,沈约和丘迟等人又早就将汉魏两晋的‘古代’诗文编选成集。”<sup>①</sup>沈约选编东晋以前古人诗文作《集钞》十卷,丘迟有《集钞》四十卷,近代诗文集有《诗苑英华》二十卷。

## 二、古意之内涵

古意诗属当时诗歌思潮的“一体”,先看古意诗的题材内容:首先,“古”是指古之内容、情事。清吴淇评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题中‘古意’二字,故篇中不用本地名而多借西京古地名为比。”<sup>②</sup>如“甘泉”“楼兰”“上谷”“长安”“燕山”“函谷”“霸上”等为西汉地名,“孟津”“陇北”“阴山”“陇右”“玉门”“关右”“关西”“山西”等属汉代古边塞,与今人今事无关。涉及的人物有古代的侠客、将军或者从军的少年等均为虚拟假托,属边塞题材。还有传统征夫思妇的一类,来源于汉乐府、汉魏古诗有关男女相思离别的传统,如颜峻《淫思古意》、王融《和王友德元古意》其一、沈约《古意诗》等,侧重抒情,属汉魏言情一脉。汉乐府如《陌上桑》、《长安有狭斜行》也有少量写女色的作品,文人继承汉魏旧曲又加入江南新声描摹女色的媚俗一面,多写色少言情,代表作有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其一、萧绎《古意诗》等,“采桑”、“使君”等意象源于《陌上桑》,“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簪。花舞

<sup>①</sup> [日]冈村繁:《〈文选〉之研究》,《冈村繁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sup>②</sup>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449页。

依长薄，蛾飞爱绿潭”、“妾在成都县，愿作高唐云”，写色且流露床帏之间的幻想。闻一多认为这类古意、拟古一类暧昧的题面，是艳情诗的遮羞手法。<sup>①</sup>其实，这类古意与梁陈描写女性、歌舞等活色生香的艳诗还是有较大差别，稍显雅致庄重，“使人言外得之，亦有含蓄。”<sup>②</sup>“基本差别就是它们保持了一个客观的言情的模式，这是他们采用‘古意’为题的用意所在。”<sup>③</sup>边塞征战和征夫思妇常有叠合，如吴均《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其四、其六。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宫体闺情对边塞诗的渗透，其实古辞《饮马长城窟行》就有将征战与思妇融为一体的写法，思妇是边塞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征夫才有思妇的成立，显示男性在诗歌的中心地位。

其次，在诗歌形式上有意识仿效汉魏。《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古意者，若非其古意，当何有今意；言其效古人意，斯盖未当拟古。”<sup>④</sup>古今并称，古意与拟古不同。《文选》吕向注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古意，作古诗之意也。”<sup>⑤</sup>注范云《古意赠王中书》：“古意，谓象古诗之意也。”<sup>⑥</sup>吴淇评：“古意不用其词，专效其意。”<sup>⑦</sup>非关文辞形式。《诗品》评齐张永：“张景云虽谢文体，颇有古意。”<sup>⑧</sup>今张永诗不存，无法判断“古意”所指。将“文体”与“古意”对举，似乎意味“古意”与形式因素相对。盖古意诗命意高古，不求形似，那么古意诗是否专指其诗歌题材而非其形式？再看古意诗创作方法：

第一，意象上，“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胡震亨《唐音癸签》），“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严羽《沧浪诗话》）。古诗的典型意象如“双飞燕”“游子”“游禽”“行人”“荡子”“芳草”“秋雁”“飞鸟”“松萝”“飞蝶”“黄鹄”“露葵”等，几乎全从古乐府、《古诗十九首》和汉魏古诗中来。由于传统意象的指向性，用意象起兴，加以第三人称以及单一场景的片段叙述方式，凸显征夫思妇的主题。用字则借用汉魏古诗、乐府的叠字艺术，如“双双”“离离”“翩翩”“飞飞”“脉脉”“低低”“炯炯”“灼灼”“戚戚”“年年”等，“体物叠字，本之风雅，诗所不能无”（胡震亨《唐音癸签》），通过叠字见古人之当行本色，造成了轻松流畅的节奏效果。这些都是时人理解“古意”的因素。

第二，句式上多用汉魏古诗及乐府的句法，甚至因袭原句，如“燕赵多佳丽”“谁与同衣裳”（刘孝绰《古意送沈宏》）、“谁为道辛苦”（鲍令暉《古意赠今人》）、“此心讵能知”（萧衍《古意诗》其一）、“谁云相去远”“此外亦何为”（范云《古意赠王中书诗》）、“一言凤独立，再说鸾无群。何得晨风起，悠哉凌翠氛”（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宁知心内伤”（沈约《古意诗》）、“无由报君信”“愿为飞鹊镜”“何处报君书”“谁堪久见此”（吴均《和萧子显古意诗六首》）、“寄言封侯者”（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何由及新燕”（王枢《古意应萧信武教》）、“谁为”“谁云”“宁知”“一言……再说”等用汉魏古诗、乐府的叙述辞和语气词，“客从远方来，赠我XXX”“谁能XXX……”“愿为XXX……”等句法套语。虽用永明声律体<sup>⑨</sup>，但有意识地破骈为散，部分继承了汉魏诗结体散直的体制。

第三，借用民歌的体式风格。萧纲、萧绎兄弟有两首非常独特的古意诗：

“花中烛，焰焰动帘风。不见来人影，迴光持向空。”（萧绎《古意咏烛》）

“花中烛，似将人意同。忆啼流膝上，烛焰落花中。”（萧纲《和湘东王古意咏烛》）

①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唐诗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页。

② 张玉穀：《古诗赏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69页。

③ 钱志熙：《论齐梁陈隋时期诗坛的古今分流现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④ [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84页。

⑤ 萧统编：《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18页。

⑥ 萧统编：《六臣注文选》，第488页。

⑦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第443页。

⑧ 钟嵘著，曹旭注：《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⑨ 按：使用声律与古意并不矛盾，杨慎《升庵诗话》卷二：“五言起句最难。……余爱柳恽：‘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吴均：‘咸阳春草芳，秦帝卷衣裳。’又：‘春从何处来，拂水复惊梅。’……虽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为法。”

这两首诗不同于其他五言古意,为不常见的“三五五五”组合的杂言诗,看不出与“古意”之关系。其实,早在汉乐府就有少量三五组合的杂言诗,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东晋后,这种句式的民歌逐渐增多,如“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团扇郎》其一)、“欢相怜,今去何时来?襦裆别去年,不忍见分题”(《读曲歌》六十五)、“欢相怜,题心共饮血。梳头入黄泉,分作两死计。”(《读曲歌》六十六)《读曲歌》两首,已是标准的“三五五五”体,说明吴歌中有此种稳定的体式,具备民歌联章性质。此外,文人也有类似作品,如王融《秋夜长》:“秋夜长,夜长乐未央,舞袖拂花烛,歌声绕风梁。”“央”、“梁”押“阳”韵。沈约《八咏诗》其一《登台望秋月》:“望秋月,秋月光如练,照耀三爵台,徘徊九华殿。”“练”、“殿”压“先”韵。两首诗“风”、“空”、“同”、“中”全部押“东”韵,属同赋唱和的结果,介于“古意”和“新声”之间,继承了民歌的联章属性。萧纲尾句“烛焰落花中”照应首句“花中烛”,比萧绎更胜一筹,有游戏争胜的意味。这里的“古意”就与题材内容无关,仅仅是一种“体”或“格”。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文繁简有当”条云:“余谓诗亦有如此者,古《采莲曲》云:‘鱼戏荷叶东,鱼戏荷叶西。’杜子美《杜鹃行》:‘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南无杜鹃,云安有杜鹃。’若以省文之法论之,似可裁减,然只如此说,亦朴赡有古意。”<sup>①</sup>认为杜甫用《采莲曲》之体,“古意”是可作为诗歌体式的,反映了对民歌表达范式的认可与追随。

再看颜之推两首《古意诗》,是诗人羁旅北方后所作。其一“十五好诗书,二十弹冠仕。楚王赐颜色,出入章华里。作赋凌屈原,读书夸左史。数从明月宴,或侍朝云祀。登山摘紫芝,泛江采绿芷。歌舞未终曲,风尘暗天起。吴师破九龙,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庙,霜露沾朝市。璧入邯郸宫,剑去襄城水。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惘惘思旧都,恻恻怀君子。白发窥明镜,忧伤没余齿。”自叙身世兼伤梁朝,明显受左思《咏史》、刘琨《扶风歌》的影响,写法上也有鲍照《拟古》之“十五讽诗书”的痕迹。一方面,西晋诗歌本就上承汉魏,继承的是汉魏抒情言志的传统;另一方面,颜之推在反思南朝文风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体裁”的要求,“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sup>②</sup>,即诗作取名古意的原因。

综上,所谓的古意诗即源于齐梁文人将古诗(汉乐府和汉魏古诗)作为一种传统,捕捉前人在题材与表现方式上的专属特色,题材内容上摹写古之内容、情事,且形式上追摹古人、古诗,求得古之神韵。古诗“不由作意”(胡应麟《诗薮》)、“先真实,后文华”(陈绎曾《诗谱》),齐梁人缺乏古人的“深情远意”(胡应麟《诗薮》),只能在创作方式上“先语后意”,力图从文字技巧上恢复了古诗之意蕴。

### 三、古意诗与拟古诗之关系

清汪师韩曰:“今观唐以后诗,凡所谓古风、古意、古兴、古诗,与夫古览、咏古、感古、效古、绍古、依古、讽古、续古、述古者,都不知其所分别。”<sup>③</sup>指出了古意与拟古等诸多相似之处,那么两者有何关系?先看相似之处:

第一,古意诗与陆机、刘铄一派的拟《古诗十九首》不同,而与陶渊明、鲍照的《拟古》一类同源。笔者曾在《陶渊明〈拟古〉九首:拟〈古诗〉的诗还是“拟古”的诗?——兼论〈拟古〉与拟〈古诗〉的不同》<sup>④</sup>中辨析了拟《古诗》和《拟古》的差别,盖不累述。古意诗与陶、鲍一派诗学渊源都是汉魏的寒素诗风。最大力作古意诗的属吴均,有八首,占总数四分之一多。《梁书》本传载其“家世寒贱”,多次

<sup>①</sup>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1页。

<sup>②</sup>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15页。

<sup>③</sup>汪师韩:《诗学纂闻》,王夫之编:《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6页。

<sup>④</sup>郭晨光:《陶渊明〈拟古〉九首:拟〈古诗〉的诗还是“拟古”的诗?——兼论〈拟古〉与拟〈古诗〉的不同》,《中国诗歌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09—219页。



从军参战,后失意于武帝。“吴均边塞战争诗作一般突出两种情感,或报君恩,或功业无成,或两者兼而有之。”<sup>①</sup>其诗多抑郁不平之气,“天子既无赏,公卿竟不知”(《赠别新林》)感慨有功不赏,“仆本报恩人,走马救东秦。……唯余一死在,留持赠主人”(《咏怀》其一)、“长安远如此,无缘得报君”(《至湘州望南岳》),阮阅评其“虽叙征虏事,盖亦取(荆)轲感激之意”<sup>②</sup>。狂夫、游侠也是诗作常出现的意象,如“中人坐相望,狂夫终未还”(《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其六)、“结客少年归,翩翩骏马肥。报恩杀人竟,贤君赐锦衣”(《结客少年场》)。诗风亦继承汉魏诗风的骨力、情感深度,如“非独泪成珠,亦见珠成血”(《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其三),戴明说评其“骨法猛,思径险”(《历代诗家二集》)即是。吴均诗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梁书》本传称“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可知“古意”是形成“古气”的重要因素,即“古意”+抑郁不平之气。

再来谈谈现存最早的古意诗——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一。此十九首,吴抄本分作两题,第一首于集前总目中题作“五言古风一首”,于此处题作“五言”,下有注云:“一本作古意。”墨校改题“五言古意一首”,<sup>③</sup>如下: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睇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疑。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单雄翩孤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sup>④</sup>

诗作以双鸾喻世事艰难,有借用古辞《艳歌何尝行》、《别鹤操》的痕迹。联系诗人所处时代,完全是其处境的体现,借“古意”表明心志。同期何晏也有《拟古》二首(《见志诗》),由于惧祸而发“古之幽情”,是后世《拟古》的渊源,都是抒情言志以自比,从侧面证明了《拟古》与古意诗属于同一诗学渊源。

第二,古意诗与《拟古》在创作方法上有相似之处,都没有具体可拟的范本,只是借古发今之情怀,都虚拟了一些远离现实的“古代”或“虚幻”场景,人物也是古而非今,均为客观事项,通过“以我运古”的方式抒怀。以吴均为例,如“匈奴数欲尽,仆在玉门关。……中人坐相望,狂夫终未还”(《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其六)即其边塞征战生活和心态的映射。“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古意》其一),完全就是发生在其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据《谈薮》载:“梁奉朝请吴均有才器,常为《剑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高祖谓曰:‘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均默然无答。”<sup>⑤</sup>古意诗与《拟古》虽云古,在指向性上仍为今。

再看两者的区别:第一,古意诗与《拟古》虽源于汉魏寒素诗风,但古意诗是《拟古》在齐梁的新发展。《拟古》产生于晋宋,士族文学占主流时期,大力创作《拟古》的陶渊明、鲍照等少数庶族则不占主流。古意诗大部分作于齐梁后,是士庶文学合流的产物。上至王室、贵族,下到寒士,涉及赠答、咏物、登览等,覆盖广大,是主流文学的重要一环。但《拟古》属较严格的按照“比古志以明今情”创作方法,重比兴,言在此意在彼,重在抒发自我情志;古意诗经过贵族化的声律、排偶、用典的改造,重在诗歌形式上复古。他们眼中的“古意”比较狭隘,多是思妇闺怨一类,不同于古诗“大率逐臣弃妻,朋

①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09页。

②阮阅编,周本淳点校:《诗话总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③我们暂不考虑此诗的版本依据,叶渭清曰:“按《初学记》十八引‘双鸾匿景曜’四句作嵇康赠秀才入军诗,《艺文类聚》九十引六句亦作魏嵇叔夜《赠秀才诗》,二书均出唐人,又均引此首,然皆不云古意,必是嵇集旧不如此。”在此姑且认为《赠秀才》可作《古意》一说。

④嵇康著,戴明阳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页。

⑤阳玠撰,黄大宏校笺:《八代谈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7页。

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sup>①</sup>的多样人生感悟。除吴均等少数尚能继承汉魏诗风的抒情言志精神，大部分不可避免地走向“古意寝微”。

第二，《拟古》基本属“杂拟”，而古意诗的归属比较复杂。《文选》“杂拟”类收陶渊明《拟古》之“日暮天无云”，收鲍照《拟古》“幽并重骑射”、“鲁客事楚王”、“十五讽诗书”。明刘节《广文选》录何晏《拟古》其一、陶渊明《拟古》八首、鲍照《拟古》“幽并重骑射”，可见《拟古》基本属于比较严格的模拟之作。古意则不然，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属《文选》“游览”类，范云《古意赠王中书》属“赠答”类，这两首的重心在“今事”，有纪实成分，只在具体写法上依古。另《文选》选诗下限约于天监十二年且不录存者之文，未收的古意诗的创作时间基本属萧统当代或靠后。明周应治辑《广文选》意在补《广文选》所遗，“杂拟”类中补录了许多古意诗，如吴迈远《古意赠今人》（《玉台》作鲍令晖）、沈约《古意》、吴均《古意》七首、王僧儒《古意》、刘孝绰《古意》、颜之推《古意》二首，均为单纯的仿古之作，不与其他诗题材相混，重在复现古诗之风貌，《古意赠今人》虽为赠答，写法仍属“贵情思而轻事实”的乐府抒情系统，这部分古意诗属“杂拟”类。其余未收的古意诗，若江淹《古意报袁功曹》、何子朗《和虞记室骞古意》及王枢《古意应萧信武教》，多纪实成分，应分属“赠答”和“献诗”。

#### 四、乐府古意诗与文人拟乐府之区别

古意诗大致分乐府和徒诗两类，乐府类有颜竣《淫思古意》、鲍令晖《古意赠今人》、江淹《古意报袁功曹》、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其一“贱妾思不堪”，可称为“乐府古意诗”。乐府古意诗广义也属拟乐府，这里所谓的拟乐府，指严格沿袭汉魏乐府的题名、本事的文人拟作，乐府古意诗指题名带古意字样的文人乐府诗。那么，乐府古意诗与文人拟乐府之间有什么区别？先看乐府体作古意之原因：

众所周知，早期五言诗渊源均出于古乐府，“郊祀房中铙歌颇存古意”<sup>②</sup>，“汉乐府鼓吹二十二曲，今所存朱鹭已下是也。魏繆袭、吴韦昭、晋傅玄皆拟之，率浅俗无复古意。”<sup>③</sup>古乐府比文人拟乐府和徒诗更古老，词意高古，最得“古意”。唐沈佺期《古意》“卢家少妇郁金香”，即来源于汉乐府，乔亿言：“词意之古，无过沈云卿之‘卢家少妇’一首。”<sup>④</sup>“古乐府本多托于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sup>⑤</sup>指出古乐府与闺情女思的天然联系，“征夫惜别伤离”即是“古意”。《淫思古意》、《古意赠今人》、《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其一“贱妾思不堪”均为此种。文人多作闺情艳思，托于乐府体也是理所当然了。

再看文人拟乐府与乐府古意诗之区别，《乐府诗集》收吴均《陌上桑》以及《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其一“贱妾思不堪”，题为《采桑》，可从两者区别一窥究竟：

##### 《陌上桑》

袅袅陌上桑，荫陌复垂塘。长条映白日，细叶隐鹂黄。蚕饥妾复思，拭泪且提筐。故人宁知此，离恨煎人肠。

##### 《采桑》

贱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簪。花舞依长薄，蛾飞爱绿潭。无由报君信，流涕向春蚕。

① 沈德潜著，王宏林点校：《说诗碎语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② 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集》文选卷六，清顺治十七年熊人霖刻本。

③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④ 乔亿：《剑溪说诗》，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45页。

⑤ 赵翼著，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瓯北诗话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6—17页。

《陌上桑》首句“袅袅陌上桑，荫陌复垂塘”，开篇点题，将“陌上桑”作为名物，用题面之意，化用乐府本事作为典故。当时文人多有此种写法，如王筠《陌上桑》“人传陌上桑”，王台卿《陌上桑》四首均以“郁郁陌上桑”为首句。虽然时人作《陌上桑》不再专意歌咏本事，但写法上不忘点出古题，让人联想到“罗敷采桑”本事。再看《采桑》，以“贱妾”自居，“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簪。花舞依长薄，蛾飞爱绿潭”，以宫体笔法笔调赋写女子。除首句“采桑”，很难与古辞挂钩，几乎脱离了传统。《乐府广序》云：“《陌上桑》歌‘日出东南隅’，妇人以礼自防也。汉游女之情正，但令不可求而止。《陌上桑》之情亦正，惟言‘罗敷自有夫’而止，皆正风也。”“故人宁知此，离恨煎人肠”，对“故人”的思念继承了《陌上桑》咏性情之正传统，虽微弱但多少受到了乐府本事的影响。

有关《采桑》，《乐府诗集》于《陌上桑》解题后，只简单附“又有《采桑》，亦出于此”，当由《陌上桑》演化而来。现存最早以《采桑》为题的当属鲍照《采桑》，“采桑淇水间，还戏上宫阁”，其余若简文帝“寄语采桑伴，讶今春日短”，吴均“贱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只凸显采桑事件，与古辞勾连松散。明朱应登刊本《鲍参军集》把《采桑》放在诗类而非乐府类，虞炎很可能以为它与《陌上桑》非一类作品而没有当作乐府。以《采桑》为题的乐府诗，多在女子姿色、男欢女爱上踵事增华，重在写色而非言情。可知《陌上桑》相对注重对曲调本题的遵循，而《采桑》与古辞勾连松散，与古辞脱离了传统。

再看江淹《古意报袁功曹》：“从军出陇北，长望阴山云。泾渭各异流，恩情于此分。故人赠宝剑，镂以瑶华文。一言凤独立，再说鸾无群。何得晨风起，悠哉凌翠氛。黄鹄去千里，垂涕为报君。”《乐府诗集》题为《从军行》其二。《古今乐录》：“《从军行》，王僧虔云，荀录所载左延年《苦哉》一篇，今不传。”《乐府解题》：“《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广题》：“左延年辞云：‘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陈伏知道又有《从军五更转》。<sup>①</sup>《从军行》古辞不存，解题后附拟作，有陆机《从军行》“苦哉远征人”，颜延之“苦哉远征人”，沈约“苦哉远征人”均以首句扣题，其余若简文帝、元帝、戴嵩、吴均《从军行》均从征战上凸显从军苦。同时还附王粲《从军行》五首，写从军之乐，与古辞差别较大。除左延年《苦哉远征人》，《初学记》卷二十二载还载一首左延年古乐府《从军诗》：“从军何等乐，一驱乘双驳。鞍马照人白，龙骧自动作。”曹道衡怀疑相传左延年两首《从军行》，一首写“苦”，一首写“乐”。<sup>②</sup>可见也有从军乐之传统，均严格遵守古辞之意。江淹首句“从军出陇北”，只赋写“从军”之题面。从纪实角度写“从军别”而非“从军苦”，与古辞差别较大。《广文选》卷十五作《效阮公体》，盖多用比兴，诗意含蓄。阮籍《咏怀诗》82首充满了忧生之嗟，继承的是汉魏诗的传统。<sup>③</sup>但阮公体为徒诗，似乎暗示《古意报袁功曹》也为徒诗。《乐府诗集》收江淹另外一首《从军行》，即《杂体诗三十首》之《李都尉从军》，虽有乐府因素但仍属徒诗类。可见乐府古意诗不仅辞旨与古辞联系不紧，其归属乐府或徒诗亦界限不明。

《乐府诗集》收《古意赠今人》，题为《秋风》。《秋风》为三国吴鼓吹曲，《古今乐录》：“《秋风》者，言孙权悦以使民，民忘其死也。当汉《拥离》。”<sup>④</sup>用其题面优美之意，与吴鼓吹曲无关。《淫思古意》收入《乐府诗集》“杂曲歌辞”，由于年代久远或干戈丧乱失去了声辞，“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淫思古意》属“学古叙事”之作，无古辞、解题、本事。唐沈佺期《古意》也属杂曲，“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乐府诗集》题为《独不见》，《乐府解题》：“独不见，伤思而不得见也”<sup>⑤</sup>，表

①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75页。

②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9页。

③胡应麟评其为“阮公起自建安后，独得遗响。”（《诗薮》内编二）

④郭茂倩：《乐府诗集》，第271页。

⑤郭茂倩：《乐府诗集》，第1066页。



达的只是情绪而非本事。吴乔《围炉诗话》：“题虽曰《乐府古意》，而实《捣衣曲》之类。”<sup>①</sup>点出了《古意》的实质，其名可以多种。

综上，拟乐府多少受到原题、古辞的制约。乐府古意诗并不严格遵循、勾连古题、古辞，或无古辞、解题、本事，或只赋写古辞之题面，且题目异名现象较普遍，即拟乐府是存在曲题渊源或具有明确曲题的“古意诗”。有些古意诗与古辞关联松散或大量使用文人诗写法而与徒诗界限不明，因其少古辞、解题、本事，更灵活自由。

## 五、古意诗与文学精英之文学观念

除古意诗，许多诗题虽未有“古意”字样，但具体创作仍上承汉魏乐府、古诗，与古意诗写法如出一辙，如刘孝绰《元广州景仲座见故姬》、王筠《摘安石榴枝赠刘孝威》二首的诗意，明显分别出自《上山采蘼芜》和《庭中有奇树》。萧子云《春思》、王筠《和吴主簿》等也能看出对汉魏诗艺术表现的借鉴和汲取。这种创作倾向无疑与当时以萧统东宫文学集团为主的文学精英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首先，萧统受武帝影响，推崇典雅平正，又不排斥抒情通俗，主张“雅而丽”的文学观。从永明后期到梁初，诗坛开始复煊搬弄经史典故、古质凝重的诗风<sup>②</sup>，萧统和幕僚在永明诗风下成长，把平易自然作为审美理想，如梁初沈约撰郊庙歌辞，一反常态，不以五经为本，而杂用“子史文章浅言”。郊庙歌辞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文人诗。他们努力在古与今、典与丽之间找寻平衡，如刘孝绰《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也。”“这种观点实本为儒家正统的美学观。”<sup>③</sup>只有较少使用经史的事典，采纳集部浅显的抒情性的语典，才能实现“易诵读”的主张。萧统多从古人篇籍选取创作资源，如《拟古诗》、《咏同心莲诗》等，多拟古和撷取古诗意象。《长相思》题目出自《客从远方来》“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取其相思绵绵之意。《贻明山宾诗》、《宴阑思旧诗》几乎句句用典，《饮马长城窟行》、《相逢狭路间》完全脱胎于古辞。脱胎于古诗的典故多为浅典、熟典，如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所思不可见，邈若胡与秦。愿子加餐饭，良会在何辰？”用《苏武诗》“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和《行行重行行》之“努力加餐饭”，《送韦司马别》“弃置勿复陈，重陈长叹息”用曹丕《杂诗》“弃置勿复陈”。萧子云《春思》写女子被弃“谁能怜故素，终为泣新缣”，“故素”、“新缣”出自《上山采蘼芜》，“用事不使人觉”。这些典故已成为象征性的符号，以原典的某一词语为代表，牵引出背后的整体意义，以尽量少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意义和情感，引起人们对弦外之音的追寻，有助于诗歌深婉蕴藉之意境的形成。古诗“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无疑与萧统“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的古雅诗学理想相通。

其次，古意诗广义上属南齐诗坛傅咸、应璩一派的余衍<sup>④</sup>，但对其有所改良。该派好借古、典事和对偶<sup>⑤</sup>。古意诗对其的继承主要表现在：第一，将古典作为修辞手法，且大量运用对偶。如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甘泉警峰候，上谷抵楼兰”用《左传》和《西京赋》典故作对，喻指琅琊城的特殊地理位置，“怀纪燕山石，思开函谷丸”用窦献刻石勒功于燕然、东汉王元封函谷关的典故对偶，结

①吴乔：《围炉诗话》，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第523页。

②如任昉晚年好著诗，“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变。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南史·任昉传》）

③刘跃进：《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郑州大学古籍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5页。

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将“傅咸、应璩”派称为南齐诗坛“第二体”：“次则辑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

⑤有关傅咸、应璩体的特征，参见童岭：《南齐诗“谢灵运体”及“傅咸、应璩体”辨析》，《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尾“岂如灞上戏？羞取路傍观。寄言封侯者，数奇良可叹”，用刘礼霸上劳军、李广数奇不得封典故且隔句对偶。以高雅浓缩性的典故、词语为标志，间用口语和古诗词。古典和对偶仅作为修辞练习的古董材料，缺少比兴但也别有古朴的神韵，只是对历史本身感兴趣的纯怀古诗。另外，时人使用“古意”还源于他们对边塞征战生活的浪漫想象。《诗品》有云：“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嫖闺泪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周书·王褒传》载王褒曾作《燕歌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词”。这些征战、思妇之悲已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之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齐梁人大多没有金戈铁马的经历，不免规摹前人，何况凭借古籍写出边塞意味的诗歌对博览群书的南朝人并不难。“历代文人吟咏侠客的无数诗篇，大都袭用一些基本辞汇，正是看中其强烈的视觉效果。只要巧妙地嵌上几个这种辞汇，诗篇马上就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气氛。”<sup>①</sup>“齐、梁中诗笔，地理多不审。”<sup>②</sup>利用“古意”的背景来想象，对文史资料中的典故和意象进行堆砌，进一步扩大情感的表现空间，与其说是对边塞思妇的描写，不如说是“为文造情”的浪漫想象。

第二，应璩诗以“讥切时事”为特色<sup>③</sup>。用典在时人眼中还有别的含义，即“事类”。《文心雕龙·事类》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sup>④</sup>黄侃云：“取古事以托喻，兴之属也。意皆相类，不必语出于我，事苟可信，不必义起乎今，引事引言，凡以达吾之思而已。”<sup>⑤</sup>“‘事义’一词，并不专指古事成辞，也可指日常事理。”<sup>⑥</sup>用古事来映射现实，时人拟作《陌上桑》衍生出“蚕饥”一类关乎民生的独特写法，如吴均“蚕饥妾复思，拭泪且提筐”、无名氏“蚕饥心自急”、刘邈“蚕饥日欲暮，谁为使君留”等。联系武帝末崇佛，农桑之事多有荒废，郭祖深《与棕诣阙上封事》云：“陛下昔岁尚学，置立五馆，行吟坐咏，诵声溢境。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富有“讥喻”之意，是晚唐陆龟蒙《陌上桑》“邻娃尽著绣裆襦，独自提筐采蚕叶”讥刺现实写法之源。古意诗继承了傅咸、应璩“借古语申今情”的写法，借用古诗“有诗人之旨焉”的精神，明徐祯卿《谈艺录》评价汉魏诗的“古意”：“劝讽之辞也。究其微旨，何殊经术？”<sup>⑦</sup>其讽谏之微意，即“悲欢含蓄而不伤，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遗意方是。观汉魏古诗，蔼然有动人处，如《古诗十九首》皆熟读玩味，自见其趣”<sup>⑧</sup>。由于古诗倡导“劝诫”、“两则”，与萧统一派“撷讥《闲情》，示戒丽淫，用申绳墨，游于方内”<sup>⑨</sup>的文学观念相吻合。

傅咸、应璩派在南朝以王俭、任昉和王融<sup>⑩</sup>为代表。其改良之处在于一是如上文所论，避免使用僻典，多使用浅典、熟典以及抒情、修辞化的语典。二是将士族文学倡导的高雅修饰性的语言、引经据典与口语化、感情真挚的寒庶诗风相结合，语言亦典亦俗，这也是此期士庶诗风融合的重要表现。三是句式上，将士族文学提倡的对仗、骈俪句式，结合古诗破骈为散、结体散直的体制，骈散结合。综上，古意诗只是宽泛属于傅咸、应璩派，“虽不全似，可以类从”，属典型的梁代中期风味。

最后，古意诗反映的“寓意深远，托词温厚，反复优游，雍容不迫”<sup>⑪</sup>的审美理想，符合幽远简率、古

①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②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清乾隆刻本。

③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6—391页。

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14页。

⑤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⑥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⑦徐祯卿：《谈艺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68页。

⑧杨载：《诗法家数》，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731页。

⑨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7页。

⑩王融也有如《古意诗》“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之作，但不代表王融的典型诗风。钟嵘《诗品》评价其诗风为“句无虚语，语无虚字”。

⑪杨载：《诗法家数》，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731页。

朴雅正的士大夫诗风。古意诗源于寒庶诗风,吴均作为最大力写作古意诗的庶族诗人,年轻时曾接触到京城精英集团的优雅诗风,他将古诗、古乐府的感情真挚、直白的口语与贵族化的对仗骈偶结合起来,取得了一种特殊的效果:特别是与同僚唱和,他热衷于扮演北方的侠士,自称“陇西使”、“幽并儿”(《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sup>①</sup>,显然从鲍照《拟古》中继承。贴近主流诗风且保留了“张狂”(王通评其为“古之狂者也”)的作风,古意不仅继承了寒庶诗风抒写个人性情,也成为贵族间应酬、交际的社交文学。

综上,古意作为题材内容、诗歌体式,反映了当时的文学精英对文学传统的认知,以及有意识的继承延续。古意诗不仅是自我表现的工具,也成为进行诗歌模仿练习的材料,使其成为可习得的技艺或艺术,有一定的文本制作程序。“古意”作为文学遗产成为对文本的绝对限制,时人只能从文体、技巧、精致方面加以创新——用高雅的语言诉说平常的事理。同时将这种精巧结合古典资源、现实政治以及具体情事,考验作者构建文本的复合行文能力。从这个角度讲,古意诗无疑有着规范诗学的意义。

(责任编辑:高峰)

## On Poetry Imitating the Ancient Taste

GUO Chen-guang

**Abstract:** During the Qi and Liang Dynasties, there appeared a great number of poems imitating the ancient taste in that not only the subject matters of the poems were about the people, things and events in the past but their form and style were also modeled on the poems in the Han and Wei periods. This trend originated with Tao Yuanming and Bao Zhao, who had both written poems entitled “Imitating the Ancient Taste” and represented a style showing great affinity with the people from humble orig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rend in the Qi and Liang period reflected a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noble class and that of common people: the refined style of the former was combined with the simple but lively elements of folk poems. The poems with ancient taste were usually modeled on those of *Yuefu* 乐府 (literally music bureau) but ha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both theme and form as well. This creative imitation speaks of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literary elites in the Qi and Liang period to integrate the literary legacy with the then political and other realities, which imposed great demand on the poets’ writing capacity and had great poetic implications.

**Key words:** ancient taste; *Imitating the Ancient*; poems imitating the ancient *Yuefu* style; literary elites

---

<sup>①</sup>陇西、幽并都是北方古代的边塞名,吴均作为南方人,其生活轨迹从未涉足过。